

THEORY
法兰克福学派的
OF 现代性理论
MODERNITY:
FRANKFURT
SCHOOL'S PERSPECTIVES

傅永军/著

*Theory
of Modernity:
Frankfurt
School's
Perspectives*

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

THEORY
法兰克福学派的
OF 现代性理论
MODERNITY:
FRANKFURT
SCHOOL'S PERSPECTIVES

傅永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 傅永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80230 - 796 - 4

I. 法... II. 傅... III. 法兰克福学派 - 研究
IV. B0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3323 号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著 者 / 傅永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策划编辑 / 范广伟

责任编辑 / 陶 云

责任校对 / 张冬妮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11.5

字 数 / 297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796 - 4/B · 067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作为一种现代性规范理论的批判理论.....	1
第一章 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	8
第一节 现代与现代性.....	8
第二节 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与双向维度	23
第三节 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	33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意识	40
第一节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批判理论之现代性 理论的“依赖路径”	40
第二节 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	57
第三章 控制意识与现代社会	76
第一节 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资源	77
第二节 批判理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81
第三节 反思批判理论的批判： 以哈贝马斯的批评为视角.....	105
第四章 启蒙与现代性.....	118
第一节 《启蒙辩证法》与现代性的反思逻辑	118
第二节 《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124

2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第三节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157
第五章	理性与解放	167
第一节	理性的分析	167
第二节	现代社会的技术控制	185
第三节	替代的机会与解放的可能	189
第四节	总体革命与解放的新理论	201
第五节	幻想的文化的现代性对抗现实的物化的 现代性	215
第六章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	228
第一节	现代性的“自我意识”	228
第二节	范式转换与交往理性	254
第三节	规范、话语与理性潜能	269
第七章	重建的现代性理论	280
第一节	现代性的辩证法	280
第二节	理代性工程：反思与辩护	285
第三节	系统现代性的话语实现模式	303
第四节	朝向未来的现代性建构	332
结 语	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规范理论的普世价值	338
参考文献	347
后 记	358

导言 作为一种现代性规范 理论的批判理论

尼格尔·多德（Nigel Dodd）在他的著作《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中对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把现代性解释为在启蒙理想基础上建设的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工程，把社会理论理解为基于进步主义价值观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的一般化模型，这种模型不仅被用于解释现代社会的生成，而且被用来为现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对此尼格尔·多德有如下论述：

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个信念中汲取营养：历史是对那些价值的认识过程。现代社会理论不仅仅是一个解释手段，它更主要地是为了那些价值和那一信念进行辩护的手段。它由关于社会的一般化模型组成，并通过其概念和范畴来作为现代性理想的象征。在它的解释方式中，现代社会理论把对历史的信任概括成了进步。^①

正是以现代性工程和以此名义展开的社会理论两者的相互关

①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页。

系为主线，尼格尔·多德游刃有余地展示了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性工程的后现代批判等多彩画面。尼格尔·多德之所以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原因十分简单：他抓住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即注重分析理性的作用。在他看来，理性对社会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对理性的含义与意义作出不同理解，就可能导致在社会理论建构上强调的重点和关注的焦点等方面的差别。可以说，现代性社会理论以及后现代性社会理论之间的差别大部分来自对理性及其作用的不同解释，并且这种不同的解释进一步导致了各种社会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以及核心解释、规范概念和最终目标的差异。尼格尔·多德这样说：

……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归根到底还是相互对立的理性阐释：一种是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框架的理性，另一种是作为改变与改善社会力量的理性。对一些理论家来说，理性等价于通过系统的教育而获取某些知识；对于另一些理论家来说，它又意味着严密的、有条理的怀疑。而对于再另外一部分理论家，理性与其他文化内容没有差异。当我们转而讨论理性对社会理论的作用和重要性时，对理性的含义与意义的各种说明就表现出强调重点和紧张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来。在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中，理性既是我们的指南又是困难的中心发源地。但通过一个非常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区别：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理性倾向于被概念化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并作为一个超越文化的现代化工程的框架。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理性被看作是文化的等价物，它得到权力的支持，因此它不是理论家理解世界意义的基础，而是对它的一个歪曲。这些区别并不必然意味着所讨论的现代与后现代理论家确实是如此定义和使用理性的，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表这论点时所

提及的术语。^①

尼格尔·多德的观点用于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②特别恰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说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它基于启蒙理想，践行启蒙理性，有一种强烈的介入时代与现实的意识。社会批判理论试图通过理性建构一个社会来认知一个社会，它所为之辩护的现代性工程主要涉及普遍共识的达成问题，集中于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他自己的关系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坚持普遍主义的理性观点，恪守启蒙理想，笃信启蒙理性，因而坚信理性可以为我们信念的公正性和正当性辩护，理性可以超越文化的差异，成为塑造社会的基础，理性更可以通过调节相互冲突的视野和信念，成为认识良好社会的基础。理性穿梭在“现实”与“自由”的不断互动与交错之间，透过“英雄化”（heroization）的态度观照瞬息万变的每刻当下（the present）、刹那，“在时尚当中汲取历史中的诗意质素”。理性坚决地把自己付诸“超越性实践”，以批判的潜能“粉碎异化的洞见”，以实现结合了个人幸福在内的自由生活。当然，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也对理性保持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警惕理性的滥用也是批判理论应有之意。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上

①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6页。

②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说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即一种蕴含道德主张（moral claims）的社会研究理论。它相信描绘社会现象与指出社会应该是怎样（ought to be）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所以它不把自己看成一种单纯描述性（descriptive）的社会理论，而是认为自己主要是一种规范性（normative）的社会理论。社会批判理论中蕴含的不是偶然性的价值判断，而是有明确社会指向与意义的价值规范，它希望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共同用于对社会的理性批判与构建。可见社会批判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建构性和实践性。

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之理性辩证法的现代性理论。

更确切地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理性反思与批判的理论，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理性的双重使用在现代社会型塑过程中所造成的效应（正面的或者反面的）进行理性解析。按照批判理论的分析，理性既为现代社会的生成提供了一个精神性基源和制度化建构的设计原则，也为现代社会理论说明现代性社会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和论辩的工具，同时还为现代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自反性的省察课题。因此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是复杂的，它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多重的。仔细分辨或分析理性在现代社会型塑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评估理性化成果的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并寻找到克服的对策，就成为自霍克海默开始的一代又一代批判理论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理论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又直接规约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旨趣。一般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对现代社会中理性成长后果的分析和批判，既不是为了积累或甄别现代性经验，也不是为了验证实际存在的种种现代性传奇或想象。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目的在于，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提供一种有关现代性的哲学描述和反思现代性的规范形式，借以对那些各式各样的现代性生活经验进行过滤与筛选，从而提炼出那些为共有的经验与体验所共同指向的普遍元素，并把这些普遍元素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升出来，用来标识现代性生活的本质特征。理性将对这些本质特征进行价值评判，以决定现代性因素中有意义、积极的方面和无意义、消极的方面，找到克服无意义、消极方面的最佳方略，最终达成理性地建构合理化的现代生活方式这样一种最佳的历史目的。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不是一种经验的描述性理论，而是一种理性的规范性理论；它要提供的不是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经验的描述性说明，而是一种具有内部紧密联系的概念、范畴和解释模型，以供

现代人用以理解现代世界的存有形象和价值内涵，并通过这种理解构造一种涉及社会改良与进步的现代性的规范工程。因此，就最终意义说，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性工程的规范性的反省理论和辩护理论。

作为一种反思与批判、辩护与论证的规范性现代性理论，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分析主要依据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 (rationality)^① 理论。认识理性并对其进行阐释并非韦伯的独到贡献，在他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论述。韦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意识到理性是流布于整个现代性社会生成全过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我们认识现代性的一根红线，理性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性历史的新纪元，理性是现代性及现代性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要研究现代性社会及其发展，首先就必须抓住这个关键因素。

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核心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②。在韦伯那里，“所谓‘理性化’便是社会各个行为领域逐渐分化的

① 英文中的“理性”可以用 reason 和 rationality 来表达，但这两个单词本身均有歧义性。一般来说，既可以把 reason 译成“理由”——作为主张、宣称和论点的根据，又可译为“理性”，即人类提供理由的能力。仔细辨析 rationality 和 reason，还是有所不同。rationality 这个词的词根是 ratio (比例) 和 ratiō (配给、配额)，rationality 似乎涉及数量的划分。因此 rationality 比 reason 更狭义、严苛一点，它不仅指“规则”、“步骤”或“运算法则”(algorithm) 的执行或操作，提供诸理由之间的规则、步骤、阶段、可行性、正当性、或合法性等等，而且还必须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诸理由对结论的支持性，也就是对理由的好坏进行评价。只有好的(正当的、证成的、合法则的)理由，才是 rationality。由于进行评价的行为通常必须提供“规范”(norm, normality)，所以 rationality 又和 normality (规范性) 相关联。正是因为 rationality 比 reason 有更丰富的价值含义，所以一般将它译为“合理性”。关于这个概念更为具体的分析请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 有论者认为，“理性化”是贯穿韦伯思想与学术工作的总主题。韦伯对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历史性研究，以及对对中国、印度、古犹太、欧洲等大文明的比较研究，皆通过这个主题而串联成一个壮观丰富的整体。

一个发展过程。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科学……一一从混沌不明的状况独立出来，依据自身的运动规律发挥着作用。但是，不同的行为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基础，在发展分化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①更为严重和令人焦虑不安的是，理性化会带来非理性化的后果，即出现所谓理性化的“吊诡”（paradox）。不难看出，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充满辩证色彩，它“涉及理性和社会理论本身的关系问题”^②，“引起了理性的两个维度问题——一方面作为工具性计算手段，另一方面作为信仰基础——自此以后它一直作为某种冲突而存在”^③。因此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所释放的诠释空间十分可观：从着眼于资本主义之‘理性’层面到一意批判其‘非理性’转折的学者，都可以循着它在韦伯原典中找到理论根据”^④。

法兰克福学派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是在韦伯合理性概念所提供的思想平台上展开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的。合理性概念为他们提供了从社会存在的价值状态考察一种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分析工具和论说方式。在对现代社会的过去与未来进行分析时，在对现代性建构中的理性作用进行解剖时，在使用理性反思现代性规范工程或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尽管而对的问题不同，解答问题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总会在这些回答中发现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分析与论述问题的韦伯视野。然而也应当看到，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大都接受了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并将它当作自己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从现代性的视角，鲍曼从后现代性的视角都指出，

① 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2页。

② 参见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页。

③ 参见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页。

④ 参见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不存在一个能够跨越不同社会背景而应用的、单一的、普遍的理性模式。而且，理性以社会实践、文化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作为后者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理性是特异的、场景化的，不可能通过单一的界定而普遍化。”^① 所以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不愿意将自己对现代性的分析简单地停留在韦伯已有的水平上。借鉴韦伯并超越韦伯应该是他们每个人的自觉选择。

本书所论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是不同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马克思的、韦伯的、弗洛伊德的、现象学的、诠释学的等等）研究现代性所形成的侧重点不同的各种理论的综合体。它涉及的面宽泛，波及的领域众多，既有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方而展开的批判与分析，又有从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的研究与剖析，纷乱庞杂，头绪繁多，要客观而又准确地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作者将尽自己所能，在厘清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第一章）之后，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置于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平台上，析取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解视界和反思（批判、重构）路径（第二章），然后循着合理性追问的思路，围绕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在理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变化，分别分析法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几种典型表现（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重建的现代性理论），力求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联结成一个具有不断扩展特征的有机体系（从第三章到第七章）。最后，我将在结束语中分析法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问题。

^①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69页。

第一章 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

第一节 现代与现代性

启蒙以及由启蒙招致的启蒙运动^①，是人类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启蒙之后，人类历史就进入了“现代”的进程。在现代性概念的观照下，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习惯都在“进步”和“现性”旗帜下获得了全面改观。“新的”取代“老的”，“现代的”遮蔽了“传统的”。“新与旧”以及“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分立成为标识时代的独特性质的革新性概念，内含一种与历史潮流相吻合的正面价值认同。现代性的这种张扬与扩张迅速消除了它本应有的地域特征，使得现代性自发端之日就蕴涵了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限制的因素，一旦适逢其会，它必然会抛掉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而转向非地域性的全球现代性，从而引发不同的文明模式的碰撞，导致受影响区域内社会形态的变迁。时至今日，这种预测已成为现实。人们已

① 启蒙运动指的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发生的一次广泛而有力的思想运动。这场思想运动的源头在17世纪末的英国，遍布欧洲主要国家，包括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地区，历史学家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突出）和德国的启蒙思潮，以及最有代表性的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中心思想是攻击、抛弃被视为迷信的基督教信仰，崇扬刚刚在17世纪出现的现代科学，以及它所代表的理性精神。所以启蒙运动也被看作一场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揭示，从愚昧走向智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

经清楚地看到：在全球化浪潮下，随着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与扩散，现代性已经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的界限，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而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借助全球化引起的文明间的冲突与对话，将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关于现代性的话语注入现代性之中，型塑了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改造了现代性的单一内涵，使得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的单向度、单调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同时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又使得现代性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探险，现代性运行在一个高度风险的时代和地域，现代性本身因此也由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对话”逐渐取代现代性的“独白”。反思现代性、拒斥现代性或者重建现代性，这些表达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的流行话语，突破了灰色的理论形态的限制，在日常生活的诸领域广泛流行，表明人类社会已进入高度现代性的时期。

现代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积累，使得现代性早已不是一个民族或区域性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知识也突破地方性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然而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虽然现代性已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熟语，但是何为现代性依然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现代性”这个概念含义宽泛，自身呈现为一个激烈争论的论域。作为一个被国际学术界频繁使用的单词或术语，人们对它的批判阐释已超出了单纯的语义学范围，有了极其复杂的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的意蕴。对待“现代性”的不同态度甚至已构成完全不同的思想主张和知识图景的基本根据。有鉴于此，任何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研究，都必须首先对“现代性”一词的内涵进行甄别。

一 现代

根据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英语

中的“modern”一词的直接来源是法语中的“moderne”，词根起源于拉丁语“modo”。而根据接受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作为一个自身具有独特意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教皇基拉西厄斯（Gelasius）一世^①首先使用了拉丁语“modernus”一词，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just now）。因此，“modernus”一词就是“现在”、“当下”或“现在时”。此时的“modernus”一词仅仅具有区别于过去的意义，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义。“现在”与最近的过去属于一个连续体，两者都与基督在世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巨大的差别。希腊语中没有相当于拉丁语“modernus”的词汇，即不存在一个指示“modernus”所表达的那个意思的对应词。因此表示“现在”、“当下”或“现在时”的“modernus”这个拉丁词，应该看作最早出现的表达“现代”之意义的词汇。因此许多现代性的研究者这样断言：

古代越是年迈，就越需要表达“现代”的词，但“modernus”一词尚未出现。这个空档就由“neotericus”填补了……直到公元六世纪，新的、恰当的词形 modernus……才出现……现代这个词……是晚期拉丁语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之一。^②

然而，由于拉丁古典思想不关心历时性关系，在古典拉丁文中没有现代与古代这种对立词。古代与现代的习惯对比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从15世纪起，“modern”一词开始得到定义。根据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5世纪开始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时期划分，已经将不同的价值判断嵌入不同的时代，那时的人们

① 教皇 Gelasius 一世：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 496 年，492 年继任教皇，至 496 年去世。

②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 19 页。

用光明与黑暗、白天与夜晚、清醒与睡眠等隐喻来表示时代的更迭。虽然“现代”意味着黑暗即将过去，新生即将到来的时期，但依据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只有古典的古代才是光明本身。“现代”一词不过表达了“古典”不断绵延，衍生出当下的状态。在这种绵延中，古典始终被当作一个样板，“现代”不过是与“古代”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现代并不意味着“新的”、“先进的”。唯一令人欣慰的是，“现代”一词毕竟有了比较和历史的含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著作《单一的现代性》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在“modernus”这个词被创造出不久，“当卡西奥德洛斯写作时，即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以后，这个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在这位基本上属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看来，‘现代’有了一个对应词，他称之为‘过去’。站在教皇的角度看，哥特人新建立的帝国并没有在基督教传统中形成一种断裂，但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对于卡西奥德洛斯而言，这个词充满了后来者因为无法超越前人而产生的忧郁，但这无关紧要，在各种文艺复兴语境里（加洛林王朝，12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伯克哈特的意大利），人们欣喜地接受了一种新的历史使命。”^①

到16世纪，现代一词的较的和历史的含义渐渐流行，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及现代性(modernity)这些概念在17和18世纪被广泛使用。1627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首次收入了“modernity”一词。虽然如此，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在“modernus”一词的新含义中，“新”(novus)和“现代”(modernus)的关系仍然成为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王丽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1~2页。